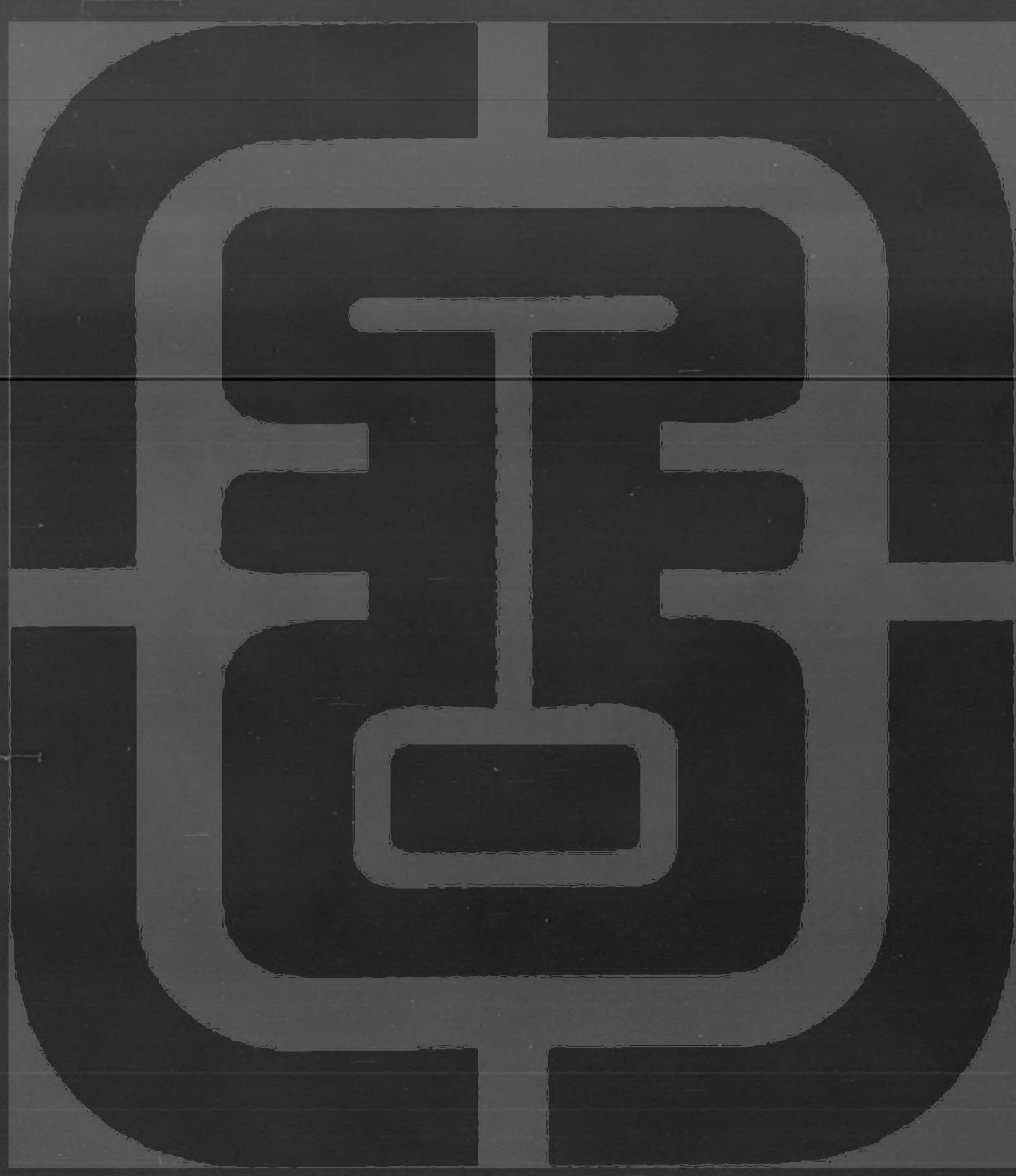


2





玉磴集卷之四

萬年橋碑

壽光安致遠靜子撰



我二東拱衛畿輔爲神京左臂屬郡有六惟  
青州城隍險固面山背河壯麗深濶實甲東省  
山則雲門劈駝之峯嶽河則陽水之縈帶酈道  
元謂水出逢山北阜謂之陽水亦名繩水值夏  
秋暴漲萬壑奔流與河合併注所謂長津激浪  
澎湃之音驚川聒谷以今視昔未之或殊登堞



三石身卷四  
俯眺怒潮西來衝岸轉石。颺飛箭激。跣避弗遑。常虞飄沒。自義熙中作東陽城。而水帶城陽。逮天會中移治南陽。而水又環城陰。引絙度岸。縱約千赤。礮石爲梁。用通徒旅。已千餘歲於茲矣。及故明隆萬兩朝圯。而再復長橋。屹屹商賈輻。奏室廬鱗次至。國朝康熙丙寅。已經百有三載。六月徂暑。凍雨連朝。山瀑河漲。蔽岸塞川。而下浮槎敗廬。壅遏弗宣。水伯憤恚。力與橋鬪。七門巍然。遂墮其三。勢若頽山。響同崩靄。蹲象臥。

獅之石。隨流衝激。砰礮數里。而橋上之塵。肆居。毗俱逐波東逝矣。河流滂湃。簸蕩城基。行旅往來。齋咨病涉。因循五載。值聖裔孔公毓。忍以廉幹之才。來佐青郡。乃慨然歎興曰。城址湯漶。患及公家。非義也。孔道熙穰。利涉維艱。非仁也。工煩費鉅。蒿目無茨。非智也。心維口授。計工量時。有法慶禪林。成行上人。與公同憂。共畫肉香。燃指。洎血告佛。不坐不臥。時歷再閏。復有信士卜。夢麟等。澡心潔體。苦誠募化。於是閻浮大衆。感。



三石集卷四  
二  
悟讚歎。佈金施粟。積微成鉅。公乃上憲。背陬陬。蠲  
貲倡導。大集羣工。平礎方版。鬪角鈎心。固以灰  
壘束以鐵。鐵截險乘流。呬呀邪許。衆力偕作。有  
同子來。始於辛未之春。成於丙子之夏。傭值口  
稟之費。通計萬有餘金。穹窿洞門。厥數仍七。翼  
以雕欄。使行人有所凭倚。鎮以龍祠。俾水孽有  
所震懾。齷齪弘敞。望若崇墉。是役也不費公帑。  
不擾民力。舊觀頓還煥然。更新非公之知人善  
任。力圖修復。以固我巖城。烏能建立鉅勲。永壯

金湯乎。茲橋東控登萊。北走燕趙。皇華之使臣。  
宦遊之遐侶。方轂聯驪。擘擘侏侏。聽殷雷之隱  
嶙。瞻長虹之偃臥。罔不羨歎。雄風指顧。山河以  
誇。東秦之形勝。至於北門鎖鑰。晨關乍啟。邦人  
士女。袵接肩摩。南北交錯。河橋成市。真可以鞏  
青社。維城之鎮。合王制。輿梁之規。固吾青億萬  
年無窮之利也。孔公攝守之日。正橋功落成之  
時。公乃授簡於予。命之爲記。昔西平王李公晟  
作趙郡橋。命張彧爲銘。御史陳公瑞作至德橋



屬皇甫汙爲記。予才不逮昔人，願附公之弘猷。以傳永久。比於劉晁之詠通津，趙崑之賦揚瀾。並爲繩水故事云爾。爰系之銘曰：

猗彼繩水，其下建瓴。秋霖夏潦，萬壑競鳴。電洩雷濟，西來如瀉。橋名萬年，羈鼻犇馬。寅夏雨靈，怒浪排空。鎖斷支祁，柱觸共工。潛蛟躩踞，孽龍嬉戲。錢幢倏摧，金堤立潰。伐石重建，人神叶謀。七門穹敞，潺湲安流。長橋之上，行旅紛紜。騰崖跨壑，赤霞天津。仰瞻雉堞，疊嶂層雲。俯眺闔闔。

碁佈星陳，長橋之下。清泉明瑟，挹彼注茲。利我萬室，時和年豐。濯壘蒸飶，牛羊蹒蹒。鶯鴨拍拍，填海鞭山。浮鼉駕鵠，曷若茲橋。轟礮鑄礪，襟山帶河。壯齊拱燕，維茲石橋。旣堅且完，我作茲銘。永勒貞珉，天啟大壯。鞏固萬春，康熙丙子季夏。壽光拙石老人安致遠撰。

此等文字，歐蘇集內無之。惟韓昌黎南海廟碑、柳子厚平淮西雅，可以後先。接武非唐初燕許諸人，沿陳隋餘習。雖麗藻有餘，而風骨



三石集卷四  
四  
不足者比也。故是碑版絕調。

青州別駕孔公德政碑

嘗讀史至王休徵魯世英諸公傳。並以別駕爲三公。爵通侯。其豐功偉績。焜耀史冊。而佐郡之職。在今則稍異於曩昔。有撫藩監司郡守以臨其上。諸屬邑承流於其下。上則虞其抗。下則擬於偏。必得恢濶通敏之才。不諂不瀆。以屹立於寮案大小之間。而後能展采錯事。驛聲遠播也。於今乃得吾郡署太守孔公公。至聖之賢裔也。精明彊幹於聖門。之所謂果達藝者。具有兼



長出其緒餘先以題輿小試於青郡郡負山瀕  
海幅員千里人物浩穰地大而民夸逆其性則  
易競順其道則從化公讞決精明案無畱牘撫  
藩以公才堪部劇檄公視篆八邑如閭丘東武  
以逮莒滕諸屬皆簿領殷湊之區公持官肅給  
細大畢舉所至敬禮士大夫而愛養小民民之  
苦於署者以署之視官如郵傳慮無不浚民以  
生民惟恐其去之不速公視署如其真視官如  
其家民惟恐其署之不久於是鄰封之父老孀

弟咸懷喁喁之心跂足引領以不得共沐其德  
澤爲憾於是塗歌邑誦之聲由三齊達於畿輔  
會青郡太守缺而撫藩卽以公紆邦紱十四州  
邑之紳士蒼赤昔之望霓咨嗟者今膚寸合而  
崇朝徧矣語曰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鷄又曰干  
將不可以補履我公於守之事恢恢乎其游刃  
有餘也適適然如其所素習也乃公撫治全齊  
之日又值盤根錯節之時我國家方有事西  
郵賦車籍馬符牒日至公目覽手裁耳聽口授



五官並用。而百事就理。其開敏如劉東筦。法網漸寬。縱弛日久。奸民芽蘖其間。而爲之囊橐者。皆大猾巨慝。以螫平民。白晝攫人於都市間。莫敢誰何。公置其尤者抵於法。而枹鼓不鳴。夜戶不閉。其求盜如張子高。澠水帶城。漂沒民居。石梁傾圯。因循數載。築舍道謀矣。公則因時任地。伐石鎔金。虹臥龍游。永壯金湯。昔人所謂富平河橋。雄於孟津者。其籌畧如杜元凱。公之福吾青者。不可勝紀。而著守三事。尤青人之所家傳。

而戶頌者也。吾先師夫子以至聖之德。福慶延於後人。如漢之安國。以文學。晉之愉。以篤行。唐之巢父。以隱逸。宋之道輔。以直諫。載籍所紀。聲施奕奕矣。公之政治。顯赫於國。爲勞臣於家。爲哲胤。固當與諸君子並垂不朽者也。異日者。朝廷以治最內擢。游登九列。則休徵世英之已事。可並舉以相例也。寧止吾青人士之謳思已哉。公名毓。恩字澤人。

高文典冊煌煌經世之章



內閣中書舍人候補主事丁公墓碑

嗟乎士君子之生於世也。其所以自表見者。豈在乎名位之顯晦哉。世豈無躋膺仕列崇班而利澤不加于人。聲名不聞于衆。識者猶鄙之。若乃位不足以稱其德。遇不足以展其學。有廊廟之姿。而終老丘園。或疑其湮沒無傳矣。及考其施于有政者。修行于倫常之間。婉戀于師友之際。禔躬範俗。猶有古鄉先生爲善于家之効焉。如海曲鈍齋丁君。尤使人歎慕而景行者也。公



以進士高第入直西清一時宰執皆許君以公  
輔之器甫及兩月改官部曹卽需次里居抱恙  
悒悒終其身以老而寃不一見用於世人皆爲  
公惜而不知公之設施于家庭于鄉鄰者皆可  
以扶澆俗而勵世教也公之爲人子也事其尊  
人憲副公備志物之養先意承志浚慶婉容庶  
幾于無形聲之視聽而太夫人以壬午之變罹  
于兵公每念及輒涕泣不能已已因以憶慈自  
號北堂之痛沒齒難忘殆所謂終天孺慕者歟

其爲人第也與胞兄給諫公少同研席事若嚴  
君公客遊江南聞給諫公病卽日束裝遄歸至  
冬給諫公棄世公亦悲感哀纏念鶴鴒之孤飛  
痛人琴之俱碎遂疾病因循不能再健矣公之  
篤于友于又如此唐人最重舉主末俗視同陌  
路至于一歎一生尤交情之所易疎而罔郵者  
公與魏太史子相書云全椒清苑兩夫子以國  
士待我而我無衆人之報異日何以見兩君子  
九原而平原董尙書默菴總制江左尤諄諄以



全椒託庇宇下爲屬兩君皆公同門友也他如  
歸單繡陵之櫬卹李杞園之孤高風義烈皆出  
于至性激發而然豈滂俗嵬瑣小丈夫所敢望  
哉公尤精于制舉旆劉君木齋趙君闡仙先後  
學憲三吳公往從幕中披閱試牘一時有冰鑑  
之目所至歷覽勝蹟傾蓋名流往往于歌詩發  
之蓋公詩旣長於感物懷人而又得江山之助  
悲歌豪蕩讀者皆爲歎興李渭清太史序其詩  
以爲布帛菽粟之言言其有用也公以有用之

才而不得見于用僅于五七言寓其身世遭逢  
之感豈公之不欲自見于世耶抑當世之不能  
用公耶論世者可以感矣公晚年于邑西臯陸  
村種竹栽松結廬幽棲曰山香水匝此中可以  
娛老也每攜弟姪及兒孫輩相羊其中客至挑  
燈促膝論文課畊陶情盃酒坐送頽陽不知老  
之將至說者以爲鹿門栗里之高風尙宛然在  
目也公世爲江南之東海人始祖順徙日照之  
濤落村家焉曾王父諱良儒王父諱珩爲諸生



王碩集卷四  
封中翰公父諱允元辛未進士歷任戶科給事  
中擢守姑蘇繼陞廬安憲副公諱皆字及菴一  
字憶慈別號鈍齋中丙午鄉試丁未成進士授  
內閣中書舍人候選部曹以病不就年六十五  
歿於家所著有瘦竹山房支笻艸萬松別墅諸  
集里謚爲文簡先生公有子三人士上士鶴士  
一士一詩文雋爽有家風與予仲男篋同以選  
拔入太學相善也公旣葬矣來徵墓隧之文其  
何能辭竝系之銘銘曰

不。必。仕。不。必。不。仕。仕。與。不。仕。雲。行。水。止。仁。孝。名。  
鄉。清。節。表。里。臯。陸。行。吟。自。適。而。已。吾。以。擬。東。漢。  
獨。行。之。士。

鋪敘處獨採大節而生平已盡



張保初墓表

張君養體字保初先世寄籍灌亭至君父始卜  
居吾邑南關偏近城隍予幼時應童子試曾一  
至君家見其長身屹立面目有嚴毅之色德隅  
嶽嶽猶可想見繼亦不復相聞問然耆德重望  
雖在市廛而隱然若畏壘尸鄉予每過其廬必  
式焉迨予衰老十餘年閉門埽軌絕迹邑城而  
縣明府以邑乘相委君年已八十有五邑人士  
僉以公大耋卓行詣縣陳牒予爲之破列入志



及踰歲君歿君之子岫踏門而請曰先君子名不列紳士而德可表人倫先生旣登之邑史不孝孤及子孫輩沒齒不敢忘願再邀惠于先生一言勒之墓門之石以垂不朽九原可作庶幾無憾于幽壤也予旣重君德又感令嗣之孝何忍辭按狀君爲明見公第三子少讀書略知大意值明季天地崩隳壬午之變邑城夜陷君父及伯兄皆戕于兵公負其伯兄髻髻遺孤竄身于虎嗥狼吻霜鋒雪刃中以免而兵燹之餘仲

兄又復早世其子敗垣頽宇不能自存公讓已宅以居五十年來且耕且讀公撫其兩遺姪無異已子而諸姪亦各能立門戶勤儒術矣公又好週人之急生平振孤恤寡有丐必給買僕典婢期及卽遣還而不受直下逮珠林貝宮橋梁道路頓置修葺無德色無懈容終其身不變公年未六十卽失其偶或勸之娶公慨然曰以吉甫之賢尙有伯奇之變予何爲者且諸男及子婦皆孝謹不煩復爾而尤嚴于家誠不析爨無



私蓄門屏以內。嘻。嗃。適中。而于家誠內。尤重不聽婦人言。一事著爲誠令。諸子各錄以自警。曰婦人之性柔而善入。妬而善間。言無稽核。易于聽從。非剛腸達識者。鮮不爲其所惑。君之言有合于河東柳氏之訓。非僞儒所易及。公又雅重讀書。人曰讀書不必取科第。但使無擇言。無擇行使。鄉黨稱爲有道之人。榮于三事。九列遠矣。嗟夫。世之號爲讀書者。不過跂望取青紫。掇科名以誇耀于鄉里之婦孺傭奴。而內行不修于

家。勲名不聞于世。其子孫殖田宅。飾輿馬。肆爲豪舉。以噉其鄉人。戚黨交游。聞其名如惡鴟。梟過其門。如踐荆棘。彼方且揚揚自以爲得意。君一布衣耳。其生平厚德醇修。有吾青劉善明。汜毓之風。世之紆紱戴紳之輩。過公之居。吊公之墓。以追述公之行事。有不泚然汗下者乎。吾故歷序公之生平。表而揚之如此。使國人有所矜式焉。公之子岐。有文譽士行。先公卒夜臺之下。父子聚首。讀吾之文。必以吾爲不妄。而邑之人



士庶其聞公之懿蹟而興起歟

張翁故是可傳人得先生之文而名益彰其  
寫家誠與重讀書兩段尤古勁有生色全是  
史公遺法

翰林院侍讀李公墓誌銘

康熙戊寅冬吾友李渭清太史寄予手札以墓  
誌相委君少予一歲又素強無疾予訝其言而  
未敢荅又二年庚辰秋日予臥病荒村渠丘張  
君杞園書至言渭清于六月中已厭代病中杞  
園往省視又轉託予以身後之文予伏枕涕洟  
不能已其何忍辭按君所自作三生傳君諱澄  
中字渭清號漁村世爲諸城人曾王父諱王  
父諱日舉人同知平涼府事父諱鳳郊爲邑諸



生以君貴累贈左春坊左中允母丘太安人夢人遺梁一枚而生君君五六歲時與羣兒戲時見異境如入淡山中玉室金堂花香鶴唳歷歷在目傍視羣兒無有也少頃復故八歲入鄉塾其仲兄命爲詩卽應聲曰春暖日融融衆咸異之及長風骨偉岸兼有拔俗之韻邑故多名山君體便登陟每歷險尋幽腰間自繫筆硯纍纍然遇佳勝輒濡毫據石成詩詩壯潤多驚人語于詩歌之外又好爲騷賦恢奇激楚讀者或不

能句君瞪目微哂而已以是雖爲諸生聲名已噪海岱間歲在甲辰周櫟園先生觀察青郡按部至諸夜半遣人叩君門索其所著君自攜海鷗鷄鷄諸集以往先生讀之撫几詫歎曰謝茂秦盧次梗豎子耳媿予非弇州不能爲子重然君之姓字自此流傳大江南北矣是歲予始遇君于青邸相與會飲真意亭明晨東歸抵予舍訂交信宿而去君屢試皆剋其曹偶而躋于秋試一日予與君偕其同邑張君石民分韻爲詩



王確集卷四  
君詩立成。有英雄易老。怯聞鷄之句。因慷慨起舞。曰老諸生。毒予可若何。予未嘗不歎其遇之窮。而意之壯也。逮壬子春。君以選拔貢入太學。而終不利于秋闈。一昔夢人持二冊子示君曰。此冊鄉試錄也。內無君名。彼冊乃有君名。君睇其上。有特恩二字。醒亦不解。所謂于是君齒已近艾矣。及戊午。

天子思得博學宏詞之儒。以備顧問。以應薦奏。賦稱

上旨

特授翰林院檢討纂修明史壬戌以滇南平

覃恩授徵仕郎乙丑

御試保和殿及格丙寅以微員外轉諸詞臣或  
潛君子

上事寢不行戊辰七月晉右春坊右中允兼翰  
林院編修

覃恩授承德郎克

典訓纂修官己巳七月轉左八月晉侍講庚午



三石集卷四  
四月奉

命典試雲南五月道轉侍讀抵滇搜羅無遺才  
一時稱爲得人辛未冬列名北直學臣爲忌者  
所中旋改調部屬君曰十餘年老柱史安能復  
爲六曹判紙尾耶遂拂衣歸歸而結廬於先人  
墓側顏曰白雲村言親舍也所居庫圯不蔽風  
雨時或斗儲不給君泊然不以爲意而著述弗  
輟甲戌乙亥歲兩至彭城登雲龍山飲黃樓遂  
由廣陵抵白下南泛姑溪至冬抵舍葬其妻王

安人明年丁丑復遊明聖湖遂入八閩探武夷  
九曲取道姑蘇北歸病瘵不能遠遊因約故人  
爲雞豚社盃酒過從間評隲邑前輩遺詩消時  
娛老聊以卒歲而已未幾患痰症失音以庚辰  
六月二十二日年七十有二以殂當君之初官  
翰林也念旣以文章結

主知于權貴人一無所依附精力職事外唯砥  
礪詩古文辭以期不朽大業同舉者五十人獨  
與今任丘龐君雪崖太史最善兩人痛詩道榛



燕于煩音嘈節中獨刻意少陵而各得其性之  
所近君則刮磨舊習叅伍于中晚之間而自成  
凄壯之音老放悲涼洗絕浮艷確乎爲唐賢之  
遺響而非復今人之詩也君至性過人歸田後  
憫其外祖廬州公無嗣若敖之餒者七十餘年  
君大會丘氏宗族擇其族子之秀而文者以爲  
後君業素薄乃割田百畝並附郭宅一區以供  
歲時香火資而碑記其事嫂胡氏以身殉節乞  
文以表其墓而以已子爲兄嗣予皆得其祭告

之文讀之情詞愴惻哀感路人蓋君生平以扶  
掖倫常闡發幽潛爲已任故其使輶所經遊展  
所至往往于廢社荒墟陳根萎蘼中有片碣殘  
壠爲之摩挲感歎作爲記述如楊林吊蘭生之  
祠青山葺李白之墓淮徐表挂劍之亭俯仰裴  
回常有九原可作之思不徒感慨江山流連境  
物已也君之詩文其必傳於後何疑哉君著述  
甚富總彙之爲白雲村集求雪崖刻之閩中而  
君已不及見矣惜哉君少時與其同邑劉廣文



子羽稱石交。子羽見薛臣八才圖。謂君貌似李于鱗。有詩記之。君又常夢人授一卷文字。曰此汝作也。醒而數言了了。後知爲于鱗。華山記中語。乃恍然自失。此二事者。其邑人類能言之。予謂于鱗意氣突兀。不可一世。君亦嶽嶽自豪。俯視餘子。大節雄文。東西相望。屹如二華之對峙矣。後來者何多讓焉。君先有二男。長者名祜。出嗣其兄。敬中。次者名祐。中道夭。七十前後。又有二男子。曰思榛。年六歲。曰思苓。年二歲矣。爲善

之報。其在是歟。予與君交久。君旣貴。後不相晤者二十餘年。君仕宦中朝。出使萬里。所交名公巨卿。何限。而以身後之言屬予。亦可感也已。爰系之銘。銘曰

九仙巖。從維君之品。危峯孤松。大海瀕洞。維君之文。鞭石罵虹。胡蹶于始。而晚乃逢。爰挫于終。誰之不如。而不公卿。木天則崇。七十尙羸。老育雙嬰。公侯復始。再傳其亨。百世而下。曰此文章。太史之封。康熙庚辰九月。壽光七十三歲老人



安致遠撰

鄉行宦業釐然紙上而文品高潔不蔓不支  
真爲志銘絕調漁邨亦曾命余表墓閱此閣  
筆矣

殷生墓誌銘

殷生之葬字子常臨胸之治源人少時爲兒貧  
蒙師年七十徒步扶杖至予家乞棺資與之一  
金又徵墓誌曰及生之見也詢其諸男曰皆業  
農因贈以詩云七十依然水竹居村童薄俸老  
來虛也知樵釣置身穩不遣兒孫更讀書銘予  
許之未遑作也又三年生死予不敢負前諾既  
達生又重文是可銘也已銘曰  
冶水粼粼萬竹紛紛誰知有殷生之墳







嫁於同里李應兌爲妻既饋而尊章已不逮養  
奉大父母克脩婦職應兌儒素雅飭與孺人琴  
瑟靜好有雞鳴戒旦之風至二十六年生男耀  
先而應兌不幸早亡孺人幾欲以身殉者數矣  
念懷抱呱呱忍死爲夫護持孤兒以延李氏血  
胤俄值乾坤龍戰甲馬東來倉皇抱週歲兒避  
亂于紀城西南之孟氏樓鐵騎合圍驅漢人施  
木牛穴樓力攻樓穿實以薪柴火焰衝突樓中  
男婦數百焚死強半墜則嚙刃無一免者孺人

攜耀先投身烈焰積屍中顛碎脅折血痕模糊  
諸騎疑爲已死不復加兵抵夜稍甦抱兒匍匐  
竄身棘荆夜色暝迷失足陷古墓中祝曰兒若  
啼李氏一綫斬矣耀先亦帖帖然不飲食者三  
日得不死迨兵燹甫定家徒壁立耀先伯父母  
操家秉孺人仰承鼻息寡母孤兒形影相依茹  
荼啖藥有宛若間不敢誦言者惟母子相對飲  
泣而已及伯父母以無嗣相繼殂孺人同耀先  
葬祭一如儀節而于耀先訓誨尤勤居常捫耀



先癡痕而泣曰汝尙念抱汝墜樓重創時耶吾  
於烈焰血刃中冒九死以待汝成立汝謹身寡  
過以無負汝父未竟之志足矣耀先亦惴惴然  
終身不敢有怨惡于人孺人性嚴正於姊妹間  
從不聞有譁謾之言而待宗族親姻飲助周卹  
不遺餘力亦無倦容德色及歿遠近聞者皆痛  
惜之蓋孺人于歸李氏稱未亡人者四十餘年  
其婦德母儀皆足爲鄉人所矜式云予惟孺人  
之大節固應銘法而其遭際情事尤極可痛惜  
也予憫其意而爲之銘銘曰

乃耀先汲汲求予文以表揚其親之意又可傷  
龍蛇起陸滄海橫流惇惇孤嫠襁褓再週甲馬  
飈馳寄命危樓烈焰飛空雪刃霜矛虎穴雙墜  
竟免歐劉冰霜苦節歷五十秋

帝錫恩綸史紀陽秋涓涓蕤水峩峩紀丘蘭馨  
玉潔千載常畱我作斯銘用勒九幽清風不泯  
庶繼栢舟

古墓祝兒一段生氣滿紙敘事法全從莊子



得來八家不及也

祭李渭清文

嗟乎漁村君竟死耶。然君之死亦何憾哉。世豈無雄如班馬。幽如屈宋。艷如鮑謝。伏首蓬蒿之下。遁跡牧樵之中。而不得一奏其技于天家。君則遭遇

重瞳。片語稱善。立陟清華。君之文章貴矣。其可死者一也。語云有高才而無貴仕。凌雲如長卿。而位不過執戟。少陵獻三大禮賦。初授胄曹。參軍。君則入翰苑。直史局。迴翔于石渠金馬之間。



者十有三年。晚登侍從。按文萬里。君之官爵尊矣。其可死者二也。隴西才人。例不得壽。謫仙溺長吉。歿近世。正嘉二李。是君之生平所最服膺者。空同下壽。濟南齒厯踰艾。君年七十有二。君之壽命長矣。其可死者三也。然吾獨謂君尙未死。世之嗜貨財。蔑名義。營營逐逐。姝姝暖暖。文采不著于當世。聲名不傳于來茲。曹蜍李志。生存如九原下人。死則與斷艸枯樵同其腐滅。死則竟死矣。若君以蓋世之氣。抗時之節。驚人之

詩。絕俗之韻。其死也。在天爲景星。爲慶雲。爲彩虹。爲璧月。在物爲麟騶。爲孔鸞。爲千尺之松。爲九莖之芝。其英爽方與上界諸才仙躡。聞風凌元圃。作玉皇香案之吏。綴清霄紫宸之班。俯視拙石老人。白頭鹿鹿。塵壒中。或其憐我耶。抑將笑我耶。予與君交久。予好飲醇酎。君嗜薺。當其慷慨和歌。俯仰千載。值憤懣不可告語之處。遇君則砉然而解。君亦釋然而合。雖君貴後。不相晤言者二十餘年。然異地同情。未嘗以升沉離



合而有異也。君歿已四閱月餘，相去二百里，生芻鏡具，至今缺然。予老矣，所作蠶音，預戒兒輩。予歿後，訃音不及百里，以省世緣。予既爲詩，輓君，又爲君誌墓，又爲祭文，以酌君。後死者之責已盡。此君之不幸，而予之幸也。但異日誰復能如我之輓君者，以輓我；如我之銘君者，以銘我。酌君者，以酌我；此又君之幸，而我之不幸也。茫茫泉路，相逢何日。嗟乎漁村，聞歎不聞。康熙庚辰十月七十三歲老人撰。

纏緜篤摯，淚隨言湧。一死一生，乃知交情矣。



告墓文

康熙三十有八年歲次己卯五月庚午朔己巳  
越十有二日庚辰不孝男致遠謹勒石以表吾  
父母之墓於是距吾父母之歿蓋六十年於茲  
矣六十年而始表其墓不已遲歟非敢遲也蓋  
有所不得已也兒九歲而失吾父及十一歲而  
母又見背稍長知讀書卽以表揚先人爲念憶  
年三十時將先世行畧撰述一冊藏之篋衍中  
妄意旦夕策名通籍邀朝廷一命之恩榮及生



我因求海內之賢而有文者。撰紀吾親之  
苦節。以有聞於世。庶仰酬罔極之德於萬一。不  
意白首蹉跎。獲落無成。於人世之光寵。無復望  
矣。計惟托之鴻文。可垂不朽。顧當世之顯者。亦  
不乏人。或爵位崇矣。而文不足以行遠。或有其  
文矣。而品不足以型俗。兒猶兢兢焉。慎之。屈指  
當代。東武李漁村太史。其人則高巖峻壁之人。  
其文則孤情絕照之文也。任丘龐雪崖太史。其  
人則仁人孝子之人。其文則鼓吹風雅之文也。

二君子皆當世之賢人君子也。兒能得君子以  
爲友。庶幾不辱其身。兒能得君子之文。以表吾  
親。庶幾不辱其親。兒以垂暮之年度。見吾父母  
之日非遠。自念生平無一善狀。足以慰吾親于  
地下。而猶得鉅人長者之言。勒之貞珉。達于九  
幽。使後之讀之者。知不孝孤之涼德。非才忝爾  
所生。不可以爲子者。不可以爲人。吾父母六十  
年夜臺冀望。不孝兒力不從心。僅持此以爲寸  
草之報。或其鑒兒之苦衷。隱誠而庶其來格乎。



我因求海內之賢而有文者。撰紀吾親之卓行。苦節。以有聞於世。庶仰酬罔極之德於萬一。不意白首蹉跎。濩落無成。於人世之光寵。無復望矣。計惟托之鴻文。可垂不朽。顧當世之顯者。亦不乏人。或爵位崇矣。而文不足以行遠。或有其文矣。而品不足以型俗。兒猶兢兢焉。慎之。屈指當代。東武李漁村太史。其人則高巖峻壁之人。其文則孤情絕照之文也。任丘龐雪崖太史。其人則仁人孝子之人。其文則鼓吹風雅之文也。

二君子皆當世之賢人。君子也。兒能得君子以爲友。庶幾不辱其身。兒能得君子之文。以表吾親。庶幾不辱其親。兒以垂暮之年度。見吾父母之日。非遠。自念生平。無一善狀。足以慰吾親于地下。而猶得鉅人長者之言。勒之貞珉。達于九幽。使後之讀之者。知不孝孤之涼德。非才忝爾所生。不可以爲子者。不可以爲人。吾父母六十年。夜臺冀望。不孝兒力不從心。僅持此以爲寸草之報。或其鑒兒之苦衷。隱誠而庶其來格乎。



逸少告墓文無此悲咽

祭楊茂才文

嗚呼君歿吾無與豪飲之人矣憶昔九日同陟  
筆峰絕巔雙石一板中橫二人踞飲搔首蒼穹  
樵子睥眄岩鴿驚鳴荒園初剏尙無亭臺我招  
公飲風雨驟來倚松共酌灌頂及腮雨酒共嚙  
歡呼若雷瀾水舉網旋出輕條烹鮮柳下村醪  
滿甌僕折岸花以當酒籌醉後裸跣隨波逐鷗  
紀城古臺其勢巖嶭元夕重九長筵屢設火爆  
薰天菊萸紛折醉歸行歌聲振林樾雪根亭成



新雨臺築飲場既就晝夜屢卜花酣月大雨淋  
雪舞市酤家釀醕啜糟哺厭厭沉酣興惟君獨  
世有飲徒號呶齷使氣罵座驩兜共工惟君  
之飲雅人從容當盃挈領持爵旁訴吳牛齧艸  
蟣蝨處禱惟公之飲瀉瓶若注亦既醉止雜以  
詼譎狂不侮人溫恭沃若人則醇醪量匪盃勺  
飲中八仙竹下七賢公生其際誰當後先我把  
一盃滴君九泉君如有知當爲啞然  
有韻之言能淋漓盡致浚得玉局家法

雜誌

按陳思王本傳初植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  
焉之心遂營爲墓墓道久已荒廢迷其故基孫  
石泉廣文言於康熙■年■月■日土人于魚  
山下見一土堆微有磚甃之形啟之得一石碣  
金篆云陳思王之墓某孝廉乃捐資修治適某  
村欲建一觀音廟于山溪中獲一舊碑欲改鐫  
以數牛曳之不動視其苔蘚沙土厚數寸拭剔  
視之乃陳思王墓碑也以二牛運轉輕舉復立



于墓上其神異有如此諸小說子建歿爲遮須國王意其英靈固常在人間耶

吾友樂安李煥章象先。身係一老僧。其門徒曾來省視。君自言之甚悉。云但降生時如投身火坑。片刻昏迷不覺耳。餘皆記憶分明。君之貌則酷肖一老僧。壽七十餘而終。聞又降于仇尙書家爲子。今八九歲矣。然相去不滿二百里。惜不能一往省視云。

吾鄉人家最重葬期。題主有力者。丐郡守縣令。次則聘林下縉紳。先期通問。重幣以請。至于賣菜求益。屢增而後應。犒及輿皂。務從腆渥。至于哀誄誌銘之文。用垂不朽者。反操豚蹄盂酒。以往不則。噴有煩言。所謂蘿蔔瓜瓞太平車者。亦不可得。其輕文慢親。可爲澆俗一慨也。

吾家有二婢。其一名富。始八歲。其一名常。倍長矣。二人共執爨而薪草盡。常曰曷不益以乾柴。富赧然怒于色曰。爾欲烹魚耶。詢其故。則富父乳名乾柴。觸其所諱。而常姓于益。以嫌音報之。



也昔人群遙周翼之談傳爲佳話而八歲婢鋒  
穎乃爾。按泥中往愬之對恐難多讓。但主人有  
媿康成耳。

有鳥名貼樹皮鷹屬也。鈎喙利爪飛疾如隼止  
則貼樹幹上人不能辨。大嘴鳥巢成伏卵此鳥  
伺鳥出啄食其卵而遺已卵于巢中鳥伏之至  
穀仍飼之長成飛去。夫大嘴鳥至爲不仁而乃  
爲他鳥啄其卵而仍代伏他鳥之卵而不覺物  
性固有不可解者。

秋雨新晴天宇清曠予獨坐晚讀堂中几上堆  
古今書史數卷盆植秋海棠一株膽瓶養千葉  
蓮一枚。位置書史之間清芬襲人堦前紅蓼紫  
薇與綠蕉相爲掩映日影花光搖曳如画偶臨  
董文敏行書數行倦則拂枕簟以臥醒而涼風  
颯然沉疴頓釋雖列子之御風莊周之化蝶其  
樂無以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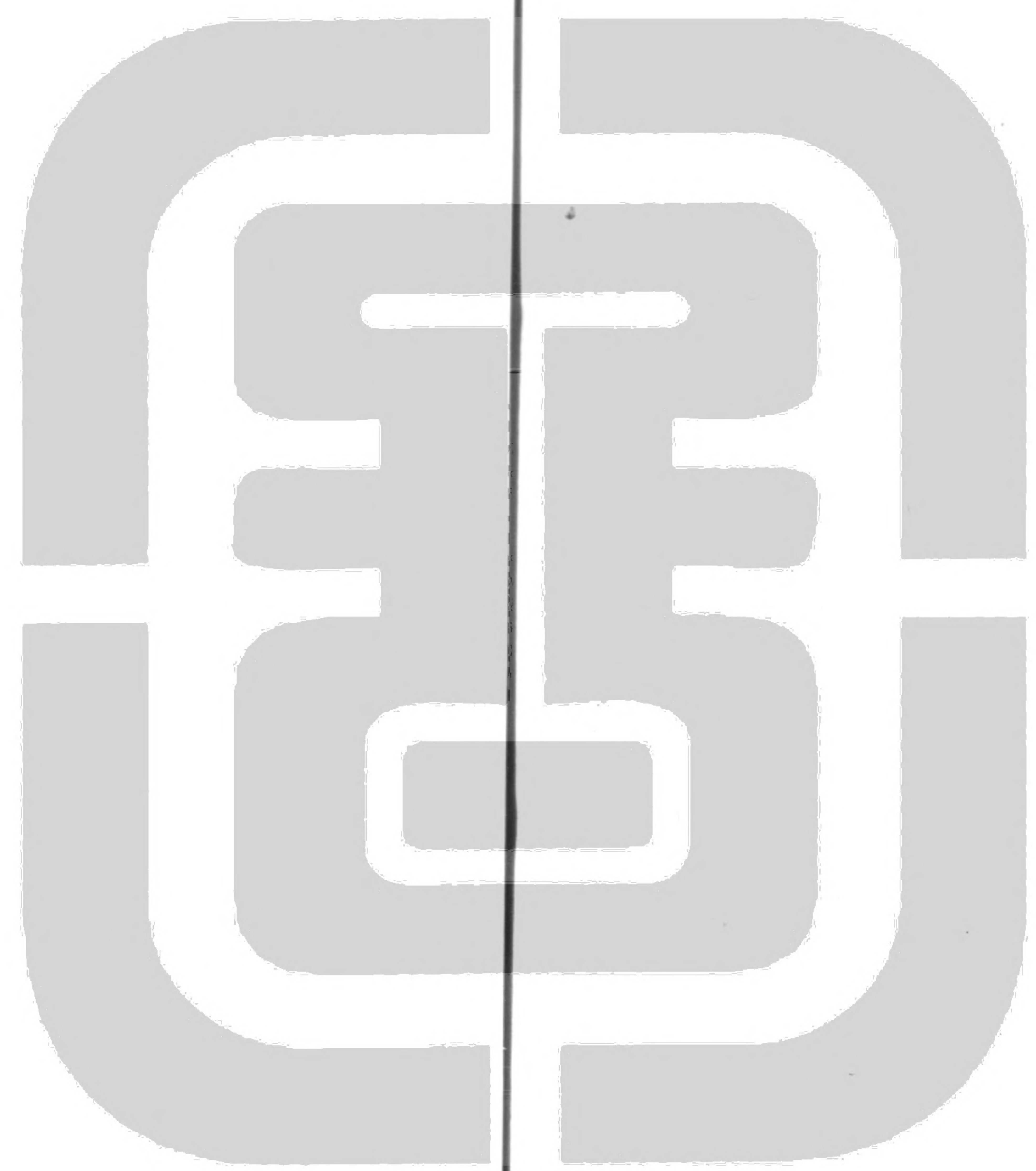
單詞片語皆有坡谷風致其見法度處固不  
必盡在高文典冊也。



右玉磴集四卷皆先君子年七十前後  
 所撰述也先君子好學不厭老而彌篤  
 歲在甲戌之六月病不知人越月始甦自  
 是貞疾沉綿者九年此九年中夙病在體  
 發動無時然即頓損眠食加減藥餌而讀  
 書著文未嘗一日或輟也蓋我先君子  
 生平以學問為性命閉門屏跡草堂三間  
 羅列圖書史冊窮年坐臥其中手不停披  
 不孝箕佩用以侍口講指畫者無間晨夕  
 每文字脫豪箕必繕錄再三整比伏誦迄  
 今尋覽遺集追憶一可記述也天乎痛哉大  
 聲如聞尚皆一一可記述也天乎痛哉大  
 約與道俱適借書于手而出之海涵地負  
 博與道俱適借書于手而出之海涵地負  
 之氣日光玉潔之思峻如嵩華盛如江河  
 不煩繩削而自合也棄養之日箕懼淪于  
 散軼手哀慙而藏之于篋今年孟春  
 母年七十又七頻多疾患居常感念流涕  
 每恐先君子遺稿不獲睹其盡付剗劓  
 為恨白髮老人率諸婢子晝夜紡績積金  
 三數緩因使箕校讐而錄之於板外詩彙  
 雜著共二十餘卷以物力不敷尚須後期  
 念不孝箕齒近強仕而身居貧賤困於無  
 資地不能自出先人卓行奇文未能即表  
 揚而張大之以暴耀於當世豈不愧為人  
 子也哉康熙壬午六月望日不孝男箕泣  
 血謹識







王... 卷四

三



程